

◇大地飞歌

高虹

《我为祖国献石油》 诞生于大庆油田之歌

铁人王进喜



上个世纪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分别都有一首以石油或石油工人作为主题的歌曲非常流行。五十年代是《克拉玛依之歌》，六十年代即《我为祖国献石油》，七十年代是电影《创业》的插曲《满怀深情望北京》——领导为石油工人送来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伟大著作捧在手时，歌声响起：“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那时关于“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歌曲还有很多。可见几十年来，石油对于当时中国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在继克拉玛依发现油田后，1960年春，石油战线又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而《我为祖国献石油》正是在大庆油田诞生的，所以歌声起时，不由就会想起铁人王进喜，想起当年全国宣传学习王铁人的火热情景。

王进喜，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并创造了年进尺十多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王进喜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被誉为油田铁人。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为响应主席号召，全国著名音乐名家吕驥、瞿维、张鲁、劫夫等人很快来到大庆油田，深入石油工人中间体验生活。在这些音乐界的名流中间，有一个名叫秦咏诚的年轻人，当时他是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名教师，因为当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劫夫的身体不大好，为了照顾院长，学院特地派他一同前往。

作曲家们来到了铁人王进喜的钻井队，这在当时是个赫赫有名的英雄钻井队。他们跟着铁人一起生活了三天，一起吃饭，一起开会，一起学习，一起下井场，感受那份非常的艰苦，体验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几天时间过去了，音乐家们对石油工人的性格和形象都有了真切的了解。一行人回到指挥部的招待所时，宣传部门给作曲家们送来了一摞子的歌词。

据秦咏诚自己的回忆说，当他翻到了署名为薛柱国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词时，“顿时惊呆了”，因为这首歌词与他这些天呆在王进喜身边的感觉对应极了，完全说出了他对石油工人的理解和敬意，“头戴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描绘得多好啊，秦咏诚觉得这首歌词很有意境，很有感情，他甚至奇怪，这么多著名的作曲家怎么都没有注意它、选中它呢？难道就是专门给他留着的吗？他一边拿着歌词，一边哼着曲调，很快就有了感觉。结果一气呵成，仅用了20分钟就把这首歌曲写完了。

一首优秀的、唱红祖国万里河山的著名歌曲就这样诞生了，诞生于大庆油田的生产现场，诞生于名家荟萃中的一个后起之秀。当时正和秦咏诚在一起的前辈劫夫还对这首歌的一些细微处提了意见，略加修改后，第二天就在大庆给石油工人演唱了。

但是把这首歌真正唱红的则是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几十年来，《我为祖国献石油》也成了刘秉义的经典曲目，有如郭颂之《乌苏里船歌》、马玉涛之《马儿呀你慢些走》、蒋大为之《桃花盛开的地方》。

当年创作《我为祖国献石油》秦咏诚还是无名小辈，这首歌是他陪同劫夫院长的意外成果，后来他自己也当上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一首《我和我的祖国》也相当著名。与《我为祖国献石油》是作曲家先被歌词打动而给予谱曲的创作有所不同，《我和我的祖国》是秦咏诚先写下了旋律，然后交由词作者张藜填的词——由此我们看到，作曲家的创作方式是可以为歌词谱曲，也可以先有旋律，再由词作家熟悉这个旋律以后赋予文字的。

后一首歌由著名歌手李谷一演唱以后得以流行，而美声唱法的男高音歌唱家廖昌永却把它演绎得最为完美，“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一地鸡毛

易水寒

都是君子惹的祸

《邵氏闻见录》中记载，程伯淳经常感叹说，当初王安石推行变法时，起用了君子、小人各色人等。但是君子如司马光、范尧夫、张天祺等不屑与之伍，要么当面跟王安石顶撞，要么挂靴而走。而王安石性狠，刚愎自用，你越跟他对着干，他越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君子们都走光了，只剩下一群刻薄的小人围绕在王安石身边，他们为所欲为，祸害天下，以致民不聊生。假如当初君子们不这么决绝，而是委曲求全，等王安石的锐气发泄完毕，再平心静气地跟他讲道理，对国家的危害或许就要小一些。

有位前同事，总跟我说，单位里这个人“小人”，那个人“小人”。这让我有点自卑，因为我根本没发现被他指认为“小人”的人小在什么地方。后来，他走了，再没人念叨“小人”、“君子”之类的词汇了，我心里才舒服点，由此也对“小人”一词提高了警惕。程伯淳说王安石身边的人都是小人，到底是不是呢？存疑。但程伯淳道出了一个真理，即，很多小人是君子们逼出来的。如果君子们不把王安石逼到无路可走，王安石就不会成为小人之首。

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朝的东林党。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横征暴敛，拉帮结伙，给魏忠贤建生人祠，东林党反对他们，自然不算坏事。但刚开始时，魏忠贤等并没打算跟东林党人撕破脸皮，甚至一度通过各种方式向东林党的领袖们示好，假如自称君子的东林党人顾全大局，逐渐从内部改变其结构，也不至于被杀得片瓦不留，蒙受大损失。什么样的制度都要由人操作，不能完全脱离人情，而以戾气对戾气，把对方心底的恶统统激发出来，只能落得两败俱伤。后来的事实证明，东林党人并没有什么正经政见，他们仅是挟持着民意，为自己团体的利益跟阉党争权夺利。让他们当了政，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如此说来，大家都不做君子，反而去做小人？其实这里有个规律：君子，一般都是自称的；小人，一般都是用来指称对手的。动辄称呼对手为小人的人，能算得上真正的谦谦君子吗？世界上本没有那么多所谓小人，自称君子的多了，小人也就不多了起来。他们不仅逼出了一批小人，还制造了一批伪君子。

◇浮沓堂读史

伍立扬

章太炎的脾气



章太炎

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的气质。

那时候的人，在行为方式上，就很少有忍气吞声的。章太炎本已自承为疯病，但他更指康有为病狂之极。他给谭献写信，说康有为想当比皇帝还厉害的教皇，康有为的目光直而亮，狂悖滋甚，分明是精神病的症状。

还是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时务报》时代，章太炎参与康、梁办报。很快矛盾就起来了，根子当然在学术思想的歧异。此前谭嗣同也来，并形容梁启超即贾长沙、章太炎为司马相如，没有提到章的朋友麦仲华，麦很不高兴。先是写文章斥骂，再是当面不愉快，再就打起来了。因章骂康派为教匪，而对方回骂他为陋儒小狗！康派的梁作霖就说，当初在广东的时候，有个孝廉骂我们

康先生，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是被我们打惨了吗！打！由梁启超等带队，一伙人来到时务报，咆哮叫唤，一番拳脚，砸向章太炎和麦仲华，章也不示弱，予以反击。章太炎的《自订年谱》说那些人来打架，未说梁启超亲与。但据金宏达的《太炎先生》一书说，梁启超还挨了章太炎的一耳光。此事发生后，章太炎便离开上海，移师杭州，为的是康梁仗势欺人，恐怕又要打起来。

章氏性格简诞猖狂，惹了他还得了吗？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常常做出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袁世凯其势方炽时，他给袁写信，口气好象训斥孙子似的。末了居然说“书此达意，于三日内答复”。章先生对同一阵营也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痛；善补尔，勿令后穿”等语，形容刻骨，诙谐近于恶毒。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

事实上章先生一生是不甘寂寞的。民国肇建，钟情军阀如吴佩孚和孙传芳，动辄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1914年春，他被袁世凯骗到北京，陆军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宪兵监视。章先生得知，遂操手杖挥打，宪兵逃窜，章曰“袁狗被吾逐去也”。长时羁滞北京，等于无形监狱，意志郁郁，一次约见袁世凯，久不见其人，大怒，挥杖击毁招待室器物，扫数以尽；且跳脚大骂。他到街上吃饭，以花生米佐酒，去花生蒂时，大声说，“杀了袁皇帝头也”。其事杂见于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疯、癲、狂、癩，倒也加深了他的思想的味道，这个恣睢放纵，豪气干云的“民国之衽衡”！

◇浮世逸草

乔宗玉

凄婉《阿里郎》

韩国话剧《赤道下的麦克白》今岁在北京上演，这出戏讲述了“二战”中一群朝鲜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参加日本侵略部队，驻扎泰缅铁路边的赤道雨林里，战后被判为B、C级战犯，面临绞刑。这群朝鲜战犯曾受尽日本人凌辱，同时虐待比他们处境更糟糕的盟军战俘，既可怜又可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剧中，绞刑前夜，朝鲜战犯们演“麦克白”，唱着《阿里郎》，哭抱成一团时，我心里不禁隐隐有些酸楚。自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半岛一直风云跌宕，而今南北分治，可不论是朝鲜，还是韩国，两国的人民依旧爱唱《阿里郎》，这就是同根同源的象征啊。

我第一次被《阿里郎》感动，是看韩国电影《春逝》的时候。影片里，女主角恩素有了新的感情动向，男主角尚俊浑然不觉，两人在录制春天声音的工作中，一起听一对白发老夫妇动情地唱《阿里郎》，这歌声对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离婚女子恩素来说，更像是遥远的梦。最后，恩素与尚俊分手了，双方却没有任何怨尤，或许，很多年后，他们依旧会怀念那个相识、相恋的春天吧。

2008年，美国纽约爱乐乐团访问朝鲜时，演奏了《阿里郎》这一曲目，小提琴、竖琴等西洋乐器，将《阿里郎》这首朝鲜民歌演奏得大气磅礴，且充满东方雅韵，悲怆感人。中国很多歌手翻唱过《阿里郎》这首歌，梦之旅组合的《阿里郎》，配器上用了朝鲜手鼓，节奏欢快；阿里郎组合的《阿里郎》，无疑是从声线、风格上最朝鲜化的《阿里郎》，豪放高亢，同时融入说唱曲风，非常时尚。

诸多版本《阿里郎》中，最为打动我的，应该是黑鸭子组合的演绎。如星星闪烁般的前奏，带出三个女生清幽、舒缓、温婉的嗓音，“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尽管旋律凄婉，但黑鸭子组合唱出了少女内心诗一般的梦幻情怀，尤其唱到“春天黑夜里满天星辰，我们的离别情话千言难尽……”，那圣洁、空灵的声音，当真唱出情丝万缕，让人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生活的希冀。我也是从黑鸭子的版本，知道了《阿里郎》歌词的中文意思，原来是一首男女离别的情歌。也许朝鲜民族历经百年离乱，对这首歌就更感同身受。

《阿里郎》最后一段，写道：“今宵离别后何日能回来，请你留下你的诺言我好等待”，每次听到这一句，我总会想起中国歌曲《何日君再来》，“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对离别的惋惜，对重逢的期盼，正是人类永恒的情愫，这也是《阿里郎》魅力所在。就在看韩国话剧《赤道下的麦克白》之前，我特地在网上看了与之相关背景的日本电影《缅甸的竖琴》，片中日军在缅甸丛林里唱《旅愁》，“秋夜踏着童年的路，梦里回故乡”，曲调是我们中国人熟知的李叔同先生填词的《送别》旋律，和《阿里郎》一样，《旅愁》同样也是充满了何日返家园的忧伤……